

# 青年穆齐尔创作思想研究

Studien zu Dichtungsbegriffen Jungen Musils

● 吴勇立 著



# 青年穆齐尔创作思想研究

吴勇立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穆齐尔创作思想研究/吴勇立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2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文库)

ISBN 978-7-309-07007-1

I. 青… II. 吴… III. 穆齐尔, R. (1880 ~ 1942) - 文学研究  
IV. I52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626 号

## 青年穆齐尔创作思想研究

吴勇立 著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责任编辑 施胜今

出品人 贺圣遂

---

印刷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77 千

版次 2010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309-07007-1/I · 530

定价 20.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内容提要

19、20 世纪之交的德国、奥地利思想和文学成就骄人，蔚为大观，留下了大量彪炳史册的光辉著作和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本书通过青年穆齐尔的文学实践理念及早期作品这一个具体的文学个案，小中见大地反映了世纪之交所面临的峻急的时代困惑和哲人们深刻而沉重的历史省思。本书作者拥有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同时充分参考了现有的穆齐尔研究结论和成果。在研究的方法论上，既遵循了尽量让事实说话、有的放矢的实证主义路线，又结合了深层历史解读的路向，突破了就事论事的陈旧思路，通过具体而细致的文本解读，对青年穆齐尔的思想来源、理论旨归和个人写作风格的形成作出了合理的分析和探讨，是国内日耳曼学者在奥地利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国内正式出版的关于穆齐尔研究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 前言：穆齐尔是谁？

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没有个性的人》随之被列为禁书，该书作者罗伯特·穆齐尔流亡异国，四年后，贫病交加的作家在瑞士寓所溘然长逝。就在他辞世的那天，他还在坚持书写《没有个性的人》的第二卷第52章《一个夏日的气息》（*Atemzüge eines Sommertages*），而直到此时这部已经花费了他25年精力的巨著离终曲还遥遥无期。

穆齐尔是一位终生游离于主流文学社会之外、同时又勤奋多产的严肃作家。<sup>①</sup> 他的生平波澜不惊，除了写作和一项发明专利以及获得过一次“克莱斯特奖”之外再没有其他事迹值得大书特书。换言之，这位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就是思想和写作，属于没有生平的作家（*Der Dichter ohne Biographie*）。海德格尔用来总结亚里士多德的精辟之言在他身上也非常适用“他活过，他工

---

<sup>①</sup> 虽然穆齐尔公开发表的篇什在数量上不够丰富，但他作为勤奋的写作者却是不容怀疑的，不妨把他和同时代的卡夫卡比较一下：卡夫卡除了读者已经看到的正式出版的文学作品还留下了1000页的日记和2000页的通信；而穆齐尔也同样留给后世大量的日记和通信，此外还有多达12000页的创作手稿。而且卡夫卡是一个靠写作状态维持生命的人，他的小说、日记和书信里的大段文字往往都互相借用，属于“集约型”的作家，而穆齐尔像一位“苦吟式”的诗人，他对自己的创作要求近乎严峻苛刻，保证自己留给后人的都是传世精品，他从个人感情上不愿意去仿写别人，更不会直接从属于私人空间里的日记、书信里去移花接木。

作,他死了。”

穆齐尔的辛勤笔耕并没有在他生前给他本人带来太多的称誉,只在第一部小说《学生托尔雷斯的困惑》发表后在评论界掀起过强烈的震动,但此后很快他就淡出了公众的视线,以至他的去世竟然没有在社会上激起丝毫的反响,各大媒体的主要注意力显然都集中于彼时即将决定二战命运的斯大林格勒的厮杀;而就在此前的15个月,现代主义文学巨匠乔伊斯在苏黎世去世,新闻报刊和学术杂志上铺天盖地地登满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文章;即便在第三帝国垮台以后,德国流亡作家如托马斯·曼、布莱希特、阿诺德·茨威格、安娜·西格斯重新活跃于文坛的时候,穆齐尔的作品依然与读者无缘。对于自己一生不被正规的文学学术界接纳这一事实,穆齐尔不无怨怼之情,从他晚年的日记中我们便能充分感受到他的满腹怨艾和牢骚愤恨(《日记》第一卷,921页)。

直到1952年,也就是作家谢世十年后,事情才有了转机,第一版的《没有个性的人》终于由罗尔沃特出版社(Rowohlt Verlag)付梓。又经过了十多年时间的努力,《没有个性的人》连同穆齐尔的其他作品相继被译介到其他国家,逐渐成就了他与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现代主义大师相伯仲的20世纪最杰出小说家的名声。<sup>①</sup>可惜的是,穆齐尔如日中天的盛誉更像是媒体炒作的泡沫:德语读者普遍对阅读这部长达两千多页、篇幅相当于整部《圣经》的鸿篇巨著视若畏途,即便在专业的德语文学圈子内,完整读过这部作品的人也屈指可数,甚至围绕着这部作品还发生过一场现代版的“叶公好龙”的闹剧。

<sup>①</sup> 最早把穆齐尔与乔伊斯、普鲁斯特相提并论的是与穆齐尔有过私人交往、198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利亚斯·卡内蒂,见Elias Canetti: *Das Augenspiel-Lebensgeschichte 1931-1937*, München-Wien, 1985, S. 179.

事情发生在 1968 年，联邦德国著名讽刺杂志《抱歉》( *Pardon* ) 有几位喜欢搞怪的编辑自编自演了一场大胆而又新奇的恶作剧：他们用打字机打印了若干份内容相同的 8 页手稿，手稿摘自《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的第 119 章《反坑道和勾引》( *Kontermine und Verführung* )，恶作剧的策划者只是把出场人物的名字做了调换，此外对个别细节作了轻微的调整处理。稿件分别被寄给了 14 位著名作家、批评家、文学专家，32 家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编辑部也各收到一份。发信人自称是一位“技术部门主管人”，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信中竭尽恭敬地请对方点评寄去的习作。在《抱歉》杂志收到的全部 36 封回信中，竟无一人辨认出手稿出自穆齐尔手笔，回信是清一色的否定性态度。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 36 位回信者当中还包括多次再版穆齐尔作品的罗尔沃特出版社。<sup>①</sup>

当全部事实被披露以后，立刻引起舆论大哗，36 家当事人颜面无存。尽管他们之中有人忙不迭地发文章自我辩护，而且辩护之词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连专业文学人士都不熟悉穆齐尔的作品毕竟是证据确凿、铁案如山的事实。不过话说回来，《没有个性的人》的阅读障碍也确实是常人难以逾越的。当代德国文化名人沃尔夫冈·柯朋( *Wolfgang Koeppen* ) 把这部小说比作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崇山峻岭，阅读此书无异于踏上“漫长而乏味的旅途”，<sup>②</sup>战后著名作家齐格弗里德·棱茨( *Siegfried Lenz* ) 和霍斯特·毕内克( *Horst Bienek* ) 都承认自己读了不到一半就“心怀愧疚地举手投降”，通读此书非“职业的穆齐尔专家”( *Berufs-Musilianer* ) 莫办。<sup>③</sup> 对于

① 全部事件的始末见 Marcel Reich-Renicki: *Robert Musil, Der Zusammenbruch eines großen Erzählers. in Sieben Wegbereiter*.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München, 2002, S. 166 - 171.

② Ebd., S. 172.

③ Ebd., S. 173.

这部未完成的巨著的阅读体会,德国“文学教皇”拉尼茨基给我们留下了一段生动形象的描述“毋庸讳言,《没有个性的人》好比一座沙漠,沙漠中虽有几处景色优美的绿洲,但是从一处绿洲到下一处绿洲的跋涉往往令人痛苦不堪。如果你不是受虐狂,迟早都会放弃。”<sup>①</sup>

所以,不仅是在德语文坛,恐怕在世界文坛上穆齐尔都是一个罕见的知名作家,而他的知名度与作品的被阅读程度恰成反比,《没有个性的人》于是变成了高高地供奉在文坛上的孤独的神明。有鉴于此,英国日耳曼学家弗兰克·凯尔莫德断言:“穆齐尔是20世纪伟大小说家中被阅读得最少的一位。”<sup>②</sup>

难以理解是穆齐尔作品难被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他的叙事作品竟和大部头哲学著作一样艰深晦涩。不过难懂同时又是现代主义文学巨著不可避免的一个特征,因为现代性社会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以前无处不在的生活意义和真理不再直接地呈现。所以这个时期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必然力图突破庸常的、琐碎的生活现实,向历史的高度挺进,而绝不是给庸夫愚妇们提供娱乐谈资乃至内分泌刺激的消费品,因此,有的作家甚至刻意地为读者制造阅读障碍,最典型的莫过于乔伊斯。

不过,穆齐尔还不同于乔伊斯,他绝没有为难读者的主观意图,但他的作品在客观上却呈现出另一种常人难以接受和理解的效果。穆齐尔已不把艺术性作为文学创作首先追求的目的,或者说,文学在穆齐尔那里不再是单纯的美学成品或简单的感情体验

<sup>①</sup> Ebda., S. 171 f.

<sup>②</sup> Frank Kermode “Preface.” Robert Musil. *Tonka and Other Stories*. Transl. By Eithne Wilkins and Ernst Kaiser. London, Secker & Warburg, S. 7.



的铺陈,而是一种借助对“可能性”的条分缕析来认识和解读历史的实验手段。如此一来,小说就写得必然失去了普通读者所期待的可读性。所以难怪英国日耳曼学者斯泰恩感叹:“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个性的人》)是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我想,至多只能这样回答:它是伟大的,但不是小说。”<sup>①</sup>

我们还应注意到,穆齐尔专家托马斯·克拉福特在向公众介绍穆齐尔的时候用了一个春秋笔法的小标题“不被阅读的经典作家”(Der ungelesene Klassiker)<sup>②</sup>。在主体性原则泛滥无归的当今时代,古典文化和人文精神被当作不值钱的古董而深埋在科学理性的高枝厚叶下,仅残存于少数怀旧人士对“昨天的世界”的美好回忆中。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自觉置身于饱受主体漠视的视域去做一名“经典作家”,未免有点不那么“与时俱进”。

穆齐尔生活成长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整个欧洲都笼罩在一片悲观主义的风潮中,思想界盛行的新康德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正在接受各种各样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轮番冲击,在德国和奥地利,极端的反犹情绪像一场瘟疫急剧爆发、蔓延;至于穆齐尔终身从事的文学事业,其题材和风格亦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解构了传统文学的叙事风格和理念的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接二连三地登场。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背景下,他的思想虽然有着极其丰富的源流,却显得不那么入时。<sup>③</sup> 细阅穆齐尔日记可以发现,同时代作家之中能入他

<sup>①</sup> J. P. Stern: *The Dear Purchase, A Theme in German Moder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 182.

<sup>②</sup> Thomas Kraft, S. 7.

<sup>③</sup> 这也构成了我们读解穆齐尔的另一个难点,我们实在无法确定我们对他的研究是否与他的本意相符,只能把我们的思考作为释义学意义上的一个可资参考的结论。

的法眼的人屈指可数,他所心仪的文学大师只有比他早了20年到100年、同样坚守传统的近代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汉默生和邓南遮《日记》第一卷,930页),对于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如托马斯·曼(尽管他还力捧过穆齐尔)、施蒂芬·茨威格、埃米尔·路德维希,他甚至公开表示过不屑。<sup>①</sup> 毕竟,传统价值和意义在公众的记忆中日趋淡忘消退,而这样一位潜心于历史内在生命的作家要在日益浮躁的公众之中博取喝彩岂非缘木求鱼?

传统给穆齐尔的作品赋予了根深叶茂的生命力。当然,穆齐尔绝不是冬烘迂腐、食古不化的夫子,相反,作为一名有高度责任感的思想家,穆齐尔和他的作品从来都没有落后于时代。只不过他没有附和其时大量存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只追求一味地剿灭冷冰冰的逻辑理性,而是一面批判理性的独断,一面努力克服近代以降主客分裂的弊病,努力达成感性与理性的合流。只要能给病入膏肓的西方文化指明方向和出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哲学思想或科技成果他都来者不拒,这样就使得他的作品表现出绝无仅有的个人特征:在19、20世纪之交文化衰落的大趋势之下,看不见希望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无奈地选择了伦理乌托邦作为自己精神生活的主旋律;而穆齐尔的大半生都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命哲学——坚信精神的力量能够拓展出一种符合时代要求、并能指引未来的美学,<sup>②</sup>所

---

① 文史学家汉斯·迈耶尔回忆道“他(指穆齐尔)很认真地说,施蒂芬·茨威格、埃米尔·路德维希,首当其冲的是托马斯·曼,这些人都是大作家里令人讨厌的类型……并且他认为这几代的作家没有最起码的归属感。”见 Hans Meyer: *Der Repräsentant und der Märtyrer. Konstellationen der Literatur*, Frankfurt am Main, 1971, S. 22.

② 这一信念在穆齐尔晚年发生了动摇。在目睹了纳粹暴行和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后,他在日记中悲哀地坦言“我这一生的主要思想(或者说幻想)就是,精神自有其的历史,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稳步上升。我曾经以为:这个时代的灾难已经过去。”(《日记》第一卷,928页)

以能够如此就是在于他选择了一条紧靠传统、亦顺应新形势的与众不同的道路，他同时周转于理性认识和精神认识两个自近代以来截然不同、常人无法通行的主观世界。在近代及之前丰厚的文化积淀之下，穆齐尔继往开来地形成了自己面向现代难题、坚守传统形式的独特写作风格；<sup>①</sup>另一方面人们也应该看到，19、20世纪与近代的历史距离虽然并不遥远，但两者之间却被难以跨越的鸿沟隔断，现代社会正在抛弃了人伦的异化道路上越行越远，要想对古典的人文传统推陈出新难度非同一般。穆齐尔终其一生就是在这样极为困难的道路上跋涉，尤其是《没有个性的人》充分凝聚了他为坚持自己的理想所作出的艰难的思想探索。反过来对接受者而言，读他的作品既需要丰富扎实的传统人文素养，又需要具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判断的能力，还得经受住突破常规、远离生活经验的哲学思辨的考验，特别是20世纪论说文走马灯似地变化视角的叙事模式。心性单纯、不善思辨、不了解心理学和实验科学特点的读者绝难进入穆齐尔的精神世界。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尽管与穆齐尔同时代的优秀作家之中有不少人发现了 he 无可限量的价值和独特魅力，但也有人因为跟不上他的思想步伐对他颇有微词，如著名诗人摩根斯泰恩(Morgenstern)和作家图霍尔斯基(Tucholsky)。<sup>②</sup>

穆齐尔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认为，埃德加·布赫莱特的评价

---

<sup>①</sup> 需要指出，穆齐尔对其时文坛广为盛行的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这种反对态度的根由在于他认为现实的描述问题并不是一个文体修辞问题，而是一个认识论的哲学问题。因此像表现主义等文学流派那样的形式革命只是治标不治本，对于表达现实的实质不会有效。

<sup>②</sup> 摩根斯泰恩在致约瑟夫·罗特的信中说“他的谈吐像奥地利人，但是他的思想却是德国方式的。几乎就和你的朋友本雅明，或者布洛赫(Bloch)一样。道地的哲学家。”图霍尔斯基在评论纪德、克劳德尔(Claudel)和穆齐尔的时候说“我不理解他们，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他们的作品有什么含义。我感觉到了精神的潜能——这当然远远不够。”转引自 Thomas Kraft: *Musils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München, Zürich, Piper Verlag, 2000, S. 108.

非常到位：“穆齐尔从外表看是个非宗教的世俗之人，而他的内心实质上凝结了深厚的宗教情感；他以非常人可比的创作力上下求索；他唤起了梦幻般的自然激情，以求他非理性的内心世界创造出一个新人，要在数字化的西方思想的没落中探求一个新的真理。”<sup>①</sup>

时至今日，穆齐尔虽然依旧令普通读者敬而远之，但是在学术界穆学已经成为战后异军突起的一门显学。数十年以来，语言学、伦理学、人类学、社会政治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心理学的各路学术精英都在穆齐尔的思想和作品那里找到了先声或共鸣<sup>②</sup>。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日耳曼学的发展尚处于举步维艰的初级阶段，我们的穆齐尔研究不可能也不宜好高骛远、贪大求全，甚至暂时还不能奢望做得像西方学界同行那样扎实细致。但是我们也不必泄气，研究以思想复杂艰深著称的日耳曼学并非一定需要超人的智慧，只要我们能够以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沉潜于文学家的精神世界之中，努力把握他们那个时代的脉搏，仔细倾听他们发自灵魂的声音，做些扎扎实实的研究，日耳曼学就绝不是携泰山跃北海的难事。穆齐尔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新旧两种文化、两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激烈碰撞的时代，如前所述，传统价值和意义的地盘正日复一日地急遽萎缩，以理性为主导的思想观念正急不可待地取而代之。在一个旧时代行将结束的时期，往往也正是思想火花最为灿烂活跃的时期，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序言里所作的精彩比喻“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起飞。”

<sup>①</sup> 见 Edgar Buchleiter: *Robert Musil-Das innere Konzil eines profanen Menschen*. In: *Literatur und Kritik Heft 66/67, Juli/August 1972*, S. 360-372.

<sup>②</sup> 关于穆齐尔在接受批评史的通论，迄今最详尽的权威著述是 Christian Rogowski: *Distinguished outsider: Robert Musil and his critics*. Camden House, Columbia, USA, 1994. 如今研究穆齐尔的新专著仍在以每年数十种的速度递增，更新的接受批评史通论当在不久问世。

(Die Eule der Minerva beginnt erst mit der einbrechenden Dämmerung ihren Flug) ①因此,作为“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经典作家,穆齐尔思想及作品里的精彩华章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至于其作品难懂,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回避的理由。事实上,人类文化史上任何一部伟大作品都不是能够毫不费力地理解和接受的,因为伟大的作品必然凝聚了创作者伟大的智慧,而伟大的智慧必然只有奉献出我们全部的才智和激情才能接近。德国浪漫主义的文艺旗手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著有《论不理解》(Über die Unverständlichkeit)一文,殊堪玩味,其中这样一句诘问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如果这个世界有朝一日像你们要求的那样,而且是在严肃的意义上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你们会害怕的。而且无限的世界本身,难道不正是由理解力从不理解或曰混沌中创造出来的吗?”②

虽然穆齐尔的时代早已尘封史册,那些困扰了他一生的哲学命题也在厚今薄古的今人记忆中越发陌生,但哲学的意义不在于解决问题(哲学也无此能力)而在于提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穆齐尔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因为他所反映的现代社会问题诸如“虚无性”、“异化”、“工具理性”等等,在今天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我们还在其中越陷越深甚而有不能自拔的危险。因而本课题的研究任务早已跨出了单纯的文学诗学探索的美学意义,也不再局限于日耳曼学一隅,而是指向了对人类文明自身问题及未来出路的思考和探索。作为当代研究者,我们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只能怀着对先贤高山仰止般的敬意重访作家当年走过的心灵路程,把握

①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Hamburg, Meiner, 1955, S. 17.

② 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227页。

他对历史和当下社会实质的判断,领会他对人类命运的严肃而深刻的思考,体悟他各种看似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现代文学手段后隐藏的良苦用心。在漫长的征程开始之前,我们不敢期望有多么庞杂的收获,毕竟,哲学思考是一项异常艰巨、甚至充满了危险的事业。

# 目 录

## 前言：穆齐尔是谁？

导论	1
一、久被埋没的大师	1
二、穆齐尔在世界范围的接受和研究	5
三、本书的选题意义及《托尔雷斯》的研究现状	11
<b>第一章 世纪末的欧陆思潮略图和德语文学气候</b>	<b>20</b>
第一节 肇始于城市现代文明的文化危机	21
第二节 德语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奠基人：尼采、马赫与弗洛伊德	27
第三节 “维也纳现代派”的异军突起和自然主义的谢幕	54
<b>第二章 青年穆齐尔文学思想和成就一览</b>	<b>68</b>
第一节 穆齐尔的早年生活史	70
第二节 校园小说的兴起	83

第三节	小说的内容梗概	90
第四节	小说的接受和现实意义	94
<b>第三章</b>	<b>对《托尔雷斯》的思想阐释</b>	<b>100</b>
第一节	上帝之死在个人生活中的投射	104
第二节	困惑的起因——问题化的自我	112
第三节	语言的失灵	128
第四节	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	142
<b>第四章</b>	<b>独到的艺术风格——披着传统外衣的现代主义作品</b>	<b>159</b>
第一节	作品的环形结构	160
第二节	丰富的感觉描绘	162
第三节	反复变化的叙事角度	179
第四节	别具一格的命名艺术	186
一、	穆齐尔长篇小说人物的姓名特色	187
二、	符号之外姓名传达的社会学意义	192
三、	世纪之交——心灵危机的肇始	199
四、	作为心灵小说的《托尔雷斯》	202
五、	《没有个性的人》——揪不断的心灵死结	206
<b>结束语</b>		<b>216</b>
<b>参考书目</b>		<b>222</b>
一、	西文部分	222
二、	中文部分	236



# 导 论

## 一、久被埋没的大师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欧洲文学史上被称作“世纪末”(Fin de siècle),是人类社会形态和生存方式发生翻天覆地大变革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心秩序瓦解、信仰破灭、人性崩溃的混乱时代,因而属于西方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转折期之一。在这段时期,近代以来形成的种种思想、信念和制度,乃至西方文明本身,都受到了严重的怀疑和挑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此时的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大师辈出,群星璀璨,为人类历史上所罕有。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就是其中的一位大师,他不仅以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为后世留下了名垂青史的文学巨著,也以其深邃精湛的哲学思考影响了今天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学史上,穆齐尔是一位现代主义的先驱;在思想史上,他承继并发展了乌托邦济世精神,并结合当时最先进的心理学理论和科学分析手段,为人类的历史命运作出了可贵的精神探索 and 深刻考察。他是堪与同时代的卡夫卡、里尔克、托马斯·曼相比肩的文化大师。

然而,遗憾的是,罗伯特·穆齐尔的一生饱尝了难堪的冷清落寞,在他生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德语文学评论界都对他不置一词,只